

孩子高考出分后,忽然有很多亲朋故日来问成绩,有的平日几无往来,也自认为负有关心询问的义务。对此我是有点困惑的,说是想听到好消息替你高兴一下,那要是听到坏消息呢?当然,也许啊,听到坏消息会更开心。

哈哈,我有点暗黑了,可能人家只是单纯好奇。但熟人问的好奇,还是因为彼此有可比性。熟人是具体可感的坐标,主体性不清晰的人,需要靠和别人的相关性来确认自己的位置。

张爱玲曾说,她被母亲和姑姑培养得对熟人没有一点好奇心,她们是最大限度降低他人和自身相关性的那类人。但张爱玲常写自己家事,她舅舅也说,她会跟自己打听族人往事,也不能说对熟人完全不好奇。

倒不是张爱玲撒谎,她是对熟人作为“熟人”的那一部分不好奇,但对熟人作为“人”的那一部分好奇。

以《金锁记》为例,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,曹七巧确有其人,是李鸿章家族中的一员。张爱玲也曾说,她笔下人物大多有所本。不难想象,作为华两家族中的异类,曹七巧

书法之为书法,关键在“法”。一部中国书法史,其实就是一部执笔运腕的法度史。古往今来,为解得笔法秘籍所描述的执笔运腕的动作,往往费尽心机而不得其奥蕴,就在于无法清晰而精准地把握文字语言描述的动作细节程度,而这又正是造就书法个性风格精微差异的根本。所谓百闻不如一见,这大抵也就是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要单列一章讨论师承传授的缘故。诚如其所言:“若不知师承传授,则未可议乎画。”

当然,书法也是同样。从王个簃、朱屺瞻到唐云、谢稚柳;从程十发、陆俨少

到张森、周慧珺。上海中国画院的一代书画大家,他们无不拥有各自的执笔运腕的个性与特点,因此,当年画院组织的雅集合作,每每都成为在一旁“偷师”的周国全的笔墨承授与示范。

如果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那么坚持便是成就的保障。

周国全自幼对书画所产生的浓厚兴趣,使他获得了和当代书画大家程十发亲近的机会。此后更有了拜入当今隶书大家张森门下,并在上海中国画院这样一个名家高手荟萃之地,也有了现场观摩大家执笔运腕的幸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时时要念叨笔法,每每要讲究笔法的缘故和资本。

笔法是技,技之至者可以成为悟道的途径。这中间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,在反复的训练与操演中,进入“唯手熟尔”的境界。对此,他不仅是清楚的,且是义无反顾的;唯其如此,其所悟所得必是让人刮目相看。这种持之以恒的临习,固然是技法娴熟的必由之路,更是认知与感悟的方便之门。亦即持之以恒,表面上看到的是技法动作的不断重复与反复,实质上是心智模式的构建。这便

是以技法之力揭去蒙罩在书法上的神秘的遮蔽以彰显其本真。一旦窥得书法的

的出身做派,一定会让她常为族人议论,一方面是

因为真心看不惯她——她做人确实挺差劲,另一方面,也可以借此标榜自身的得体与高贵。

但张爱玲跳出了“熟人”视角,跳出了是非判断,她看到曹七巧作为“人”的异化过程:

“她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,高高挽起了大鬓大滚的蓝夏布衫袖,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,上街买菜去。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,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、张少泉,还有沈裁缝的儿子。喜欢她,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,然而如果她挑出了他们之中的一个,往后日子久了,生了孩子,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。”

麻油店的生涯,并不像那些少奶奶嘴里那么不堪,曹七巧也是那样可爱的一个麻油店的姑娘。这种自然延续的生活被命运强行断裂,给她戴上黄金枷锁,发配到异乡,在一个充满质疑的世界,华两家族也像是蛮荒之地,她成了大家族里的“疯女人”。

张爱玲对于曹七巧的描摹里有一种大悲悯。这种悲悯是因为她割舍掉“熟人”这一身份,否则就只能看到与自己相关的局

可亲可敬的老校长许裕走了,然而嘉定一中的校园里,仿佛仍留有他的身影。

他是守望课堂,站稳讲台的好老师。许校长年年都上高三数学课。他每天很早来到学校,中午为学生答疑,外出开会他也要带着教案作业,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抓紧工作。记得2002、2003、2004那几年,学校招收外省市学生,许校长带人出去宣传,为不影响上课,他只能在飞机上、车厢里备课批改,看着满头白发清瘦的他,让人感动,令人肃然起敬。

“干部上好课,站稳讲台,才有说服力。”这是他常说的。在他的影响下,嘉定一中积淀了潜心钻研、踏实质朴的教风,为学校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,也

部,即使有些同情,也是局限并且易碎的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看见一切,又理解一切。

还有《倾城之恋》里的白流苏,《小团圆》里也有她的影子,就是随九莉母亲蕊秋一起去香港散心的离婚女人项八小姐。小说里说得含蓄,但不难拼凑出被她拿下的毕大使原本是蕊秋的追随者。如果张爱玲用“熟人”眼光去看,大概只会像当下某些评论者那样骂一句“绿茶”,替她母亲愤愤然而已。

她摒弃熟人视角,才能在这段香港情事里看到个人与时代命运的交织,理想与俗世碰撞的苍凉与惨淡欢喜,看到更大更开阔的世界。

本真,那么,欣悦也就油然而生。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不时而来的欣悦,他才有了坚持不辍的勇气;也正是因为这份持之以恒的努力,把一个“小木匠”周国全蜕换成了一个书家周国全。

周国全的书法,讲究规矩,讲究笔法,以至于布局章法,都在传统规矩之中,既体现在他的楷书、隶书上,也落实在行书、草书中。如果说他的书法作品只是通常的尺牍条幅大小,那么,这种中规中矩就是传统功力的呈现;实际情形

是他擅长六尺的大幅,甚至是八尺的巨幅。尺幅的扩大,当然不仅仅是字的放

大,无论在章法、结构,还是线条笔法上,以至于干湿、渗化都与小幅不同。这就有了在规范中寻求突破规范的可能。这种突破欲,其实就是他要在书法创作中实现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圆满。因为他把书法看得很重,视若性命。因此,对每一幅作品都极其隆重、认真,往往在精心构思酝酿之后,还要反复推敲。既成的作品看似流畅率意,实则匠心昭然。其大幅书法作品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气势感,是和他将生活以至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寄托书法相关联的。从他的作品中,我们已然可以看到他的热切,他的热爱、他的倾诉和表达的欲望。这是一种以书言志的境界,是真情实感的寄托与发露。书家以书言志一如诗人以诗言志,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样式的深刻理解和运用。

“书者,散也。”蔡邕的这一名言,虽然一直被奉为圭臬,却很少有人知其然。直到晚明董其昌的出现,才揭开了如何能“散”的奥秘,那就是“字要熟后生”。这里的“熟”是指对古人的笔法要烂熟于胸,而“生”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的笔法。亦即所谓的“散”乃是由“熟境”到“生境”,由“烂熟”到“生机”。对于已经领略“熟境”风光的周国全来说,当然深知“生境”的自由与自在,而程十发、张森等师长辈们别开生面的成功示范,也深深影响并激励着周国全。从“熟境”到“生境”是一种蜕化,一种升华。

让我受益无穷。

他是心系师生,凝心聚力的好长者。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他倾注了心血,进德修业,技能练兵,进修交流,招聘引进,完善机制,青年教师逐渐成熟,茁壮成长,为嘉定一中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。

2005年学校创办新疆班,学生每天洗澡、刷马桶、晾晒衣被,许校长都亲自过问,看起来是小事,却关系着他们的身心健康,这都是长者的关爱。他车站接送学生,与他们结对,经常到食堂与学生用餐,陪着过民族节日,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怀,让那些远离天山南北的孩子感受到真情和温暖。

张爱玲拒绝将他者仅仅视为映照自身优越或确认自身位置的“对象”,她以近乎现象学还原的方式,凝视着曹七巧、白流苏们作为“人”本身的异化、挣扎与存在的荒诞,而非她们在熟人网络中的“位置”或“是非”。

但我最近用“微信读书”看书,发现有些人是相反者的操作,管你怎样的伟大著作,他们看到的全是熟人,要用评价熟人的方式品评这些人。

点开《红楼梦》里面的“书友想法”,能看到有人一会儿骂贾宝玉“渣男”,一会儿骂薛宝钗“绿茶”,一会儿因林黛玉说刘姥姥“母蝗虫”而恶语相向——作者写这段肯定不是为了替黛玉招骂,而是表现他也有过的少年无知,笑刘姥姥的明明是个群体,

望久
望久前村意惘然,
草亭风入抱书眠。
一声远笛空如洗,
清出池波几叶莲。

一气
一气氛氲入画图,
乌云作墨满天铺。
忽惊顿卷群山去,
无尽水声看跳珠。

许我(外三首)
齐铁偕
清风
轻风湖面叶田田,
五里桥西聚散船。
落日沙头鹭鸶起,
两两三三下炊烟。

许我
许我临川每美鱼,
暂居岂料作安居。
一河隔断俗尘事,
雨散闲人可读书。

烛光

周凤林

有压力了,到许校长办公室聊一聊,很快就会信心满满。许校长对师生的关爱,形成了强大的磁场,让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。

他是无怨无悔,乐于奉献的好校长。2006年8月,我离开嘉定一中到封浜中学、嘉定二中担任领导。工作中有困惑,我会想到许校长;思想上有迷茫,也会找他倾诉。他总是笑呵呵地说:看看我,退休了不是还在工作吗!质朴的语言里,蕴含着许校长对教育的忠诚,彰显他穷日、累

月、经年乃至毕生对教育的坚守。他孜孜以求,心无旁骛,厚道做人,踏实做事。他修养高深,学识渊博,为人低调,虚怀若谷,光明磊落,真诚坦荡。我想,唯有兼具如此品格的人,甘为泥土育春花,甘为红烛燃自身,将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,培出慰藉的花儿,结成快乐的果儿……莫问收获,但问耕耘。

回想与许校长相处的日子,真可谓:大事小事,事事见人格;难处易处,处处显精神。也许有人会问,许校长普通平凡!是的,真的普通,确实平凡!然而,如果人人都能一以贯之,守望这份普通与平凡,就会积淀高尚,成就伟大。

许榕校长虽已远行,他崇高的人格,事业的忠诚,务实的作风将永存我的心间。

烛

天涯契阔人长久(纸本水墨) 胡建君

林黛玉只是更加牙尖嘴利而已。

对于有些读者这是不能忍的,他们不接受复杂世界,习惯于将三维的立体空间,转换为二维的扁平图景,将复杂的“他者”强行纳入自己熟悉且安全的认知范畴,要求人人都符合他们的期待,这样的阅读也不能说不对,但能

吸收到的总是少一点。即使不作为写作者或者阅读者,用陌生人的眼光看世界,也能获得更多。比如说那天我去菜市,买西红柿时卖菜的女人丢给我一个塑料袋,我搓了半天搓不开,对着塑料袋哈气。卖菜女人看着我笑起来,说:“你真可爱。”然后送了我一只洋葱。

回来路上我很开心,她送我洋葱的行为,脱离了卖家身份,仅仅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,捕捉到了另一个让她觉得有趣的人对着塑料袋哈气的、略显笨拙的瞬间。我们不再是社会关系网格上的两个点,而是剥离了标签后,两个独立灵魂在具体情境里的一次单独碰撞。

超越“熟人好奇心”的维度,是一把开启更广阔世界的钥匙。它邀请我们卸下比较的枷锁,尝试以“初见”的眼光打量周遭——就像《百年孤独》描写的那么新奇:世界新生伊始,诸事未被命名,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。那么你看到的,就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完整世界。

中年大叔独自一人应对五桌顾客,像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:左手扶锅子煎牛排,右手找配菜拌沙拉,转个身,后头还有个烤箱在热面包,倒也忙得井然有序、纹丝不乱,我们不禁暗暗赞叹。

可是,待大叔将套餐中的一碟面包片快速递给我们时,忽然自个儿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——定睛一看,面包片不知何时已经烤糊了,底侧黑得像块焦炭。忙中出错,店主边笑边摇头道歉,不好意思地缩手把这碟面包片撤回,重新再烤一份。

他们很尴尬,我们也陪着尴尬;他们笑自己,我们也跟着笑。因为人在旅途,心境总是不一样的,这些小意外都是无伤大雅的插曲,让我们更深刻地记住那些地方,那些地方的人。对于努力做事却不慎出错的陌生人,我们也不愿斤斤计较,而是奉上善意。

在泰山脚下吃晚饭时,餐桌上不出意料地摆着一盘煎饼。“窃粮好粮都出香,又卷豆腐又抿酱”,我想起白天那个不停冒汗擦汗的绿衣姑娘,不觉笑着又多吃了一张煎饼。

那些散落在异乡旅途中的乡音,经常穿破时空,伴我前行。

人在旅途
责编:吴南瑶

责编:吴南瑶

责编:吴南瑶

责编:吴南瑶

责编:吴南瑶

责编:吴南瑶

责编:吴南瑶